

故乡的元宵

陈金狮

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。相传汉文帝刘恒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戡平“诸吕之乱”，下令当晚朝官出宫游玩，与民同乐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，古人称夜为宵，所以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上元节，此夜就叫元宵。元宵自唐代以来就有观赏花灯的风俗，所以又叫“灯节”。

莆田是个千年古城，其独特的元宵节从正月初三至二月初二。在这时达一个月的闹春中，村村闹元宵，天天有节目，家家齐上阵。家家门前都挂红灯笼，摆香案，堆新草。有龙灯、走高跷，还有旱船舞、十音八乐、收阁巡游等等，可谓是“十里不同风，一村一民俗”。

我老家在城东门外的阔口村，古时称玉湖村，与古山村隔条海道。我依稀记得2岁多时，有一天月夜，父亲抱着我站在熙宁桥上眺望对岸的古山村，只见一片地上腾起熊熊的火焰，四围红光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古山村在闹元宵。说起来可笑，4岁时那年元宵，我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喧天的锣鼓声、爆竹声、鞭炮声，吓得直扑奶奶怀里，嘴里直喊：“快躲啊！”奶奶忙关上大门，牵着我进里屋。母亲笑着骂道：“全家人正要去观热闹，却被你搅得看不成。”稍长大后，父亲会在元宵这天带我去“陈府”分“了饼”。陈府是先祖陈俊卿、陈文龙的旧第，二人在南宋时都当过丞相，村民们都习称此旧第为“陈府”，即今天的玉湖陈氏祠。

阔口村的元宵自正月十三至正月十八，新社为第一家，接着依次为熙宁社、后门社、三公社、三公庙，正月十八为全村总元宵。上世纪50年代，家乡的元宵可相当热闹。元宵这天，家家门前都挂红灯笼，摆香案，堆新草。那时还没有动力车，收阁的彩车全靠人力推。收阁虽小，但很精美，有亭台、楼阁、假山。假山是用竹篾编的炭柴加以变形联结，再糊上纸，涂上颜色，俗称“涂假山”。记得村里有个女孩叫陈美丽，长得俊美，被装扮为仕女站在彩车上。村里还有一队由乐师顾顺珍执教的“十番班”，旧社会时常凑在一起苦中作乐，如今翻身作主人，在元宵节可派上用场。他们在巡游队伍的后面压阵，乐声悠扬动听。在彩车、车鼓的引领下，队伍浩浩荡荡在村中全境巡游，两旁有多人举着汽灯照明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一年一度的元宵节更加热闹，收阁的人力车已换成动力车，照明的汽灯也被电灯替代，只见一路龙腾狮舞，游灯斗蛇折灯。

阔口村与南门村是“通家村”，每逢闹元宵阔口村的“总元宵”，南门村的车鼓队与彩车就会来到阔口村联谊。说起两村“通家亲”的渊源，可追溯到南宋。原来玉湖陈氏四世祖、宋孝宗时的丞相陈俊卿告老返乡后，选择在城南迎仙门之东构筑新居。迎仙门即南门，新居落成时，陈俊卿曾赋诗云：“三间茅屋落成初，非俭非奢足可居。”陈俊卿为官数十年，清正廉明，两袖清风，俸禄虽高，仍勤俭节约，初住南门时，也没人知悉这里住着一位达官贵人，直到他71岁寿诞时，宋孝宗派人送来“手诏”才轰动一时。后来陈俊卿特地把孝宗《手诏》与自己亲书的《谢表》制成碑刻，竖在南门新居内。正因为陈俊卿高风亮节，南门村民也十分敬重他，把他视作本村人。从此，南门与阔口两村百姓有了密切的往来。至南宋末年，元兵南侵入闽，玉湖陈氏八世祖、参知政事陈文龙奉命守兴化，抗元指挥部队就在南门陈俊卿旧寓所。兴化城陷后陈文龙被执，全家被押北上。元军退去后，阔口、南门两村百姓义愤填膺、同仇敌忾，组成500乡勇，在陈文龙之叔陈瓚率领下攻入城内，擒获叛将林华，斩首祭奠先祖。后来元军反攻兴化，500勇士与元兵巷战全部战死，陈瓚被俘遭车裂。城陷后元兵残忍屠城，血流有声，之后又到阔口屠村，南门亦受株连。劫后余生的两村百姓用鲜血凝成的友谊，从此代代相传下来。每逢年过节、农事习俗，两村百姓像走亲戚一样，你来我往，互相帮助。

2025年正月，为迎接南门村陈俊卿队伍进村，阔口村提前在村口搭建一座红色彩门，其两边对联曰：玉湖宝地，状元榜眼一门耀；名相故居，阔口南门世代亲。

正月十八这天下午5时，阔口村的踩街队伍就早早集结。队伍中最前面的是宣传牌匾、社旗、彩旗，接着是凉伞队、军鼓队、车鼓队、龙狮队、文艺队、英歌舞队，龙灯队排在最后面，有百余米长。队伍中最壮观的是穿插其间的彩车。彩车用运输车改装而成，最高彩棚，亮丽屏幕，配备电音。彩车上装扮的人物有妈祖、观音、陈俊卿、郑成功、穆桂英、王昭君等。这些人或端坐，或肃立，衣着华丽，神情自若。5时30分，队伍徐徐出村迎接南门的踩街队伍。

在雷鸣般的鼓声中，南门的踩街队伍来了，最亮眼的是13辆依序而行的彩车。彩车上彩灯闪烁，收阁典雅，扮人物个个俊俏，楚楚动人。两支队伍汇合后便进入阔口村联合巡游，一时鼓声大作，鞭炮齐鸣，礼花在夜空中怒放，整个村子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。

正月二十夜，阔口村为答谢南门村的深情厚意，同样组织踩街队伍回访阔口村。而到了正月廿九文峰宫的“妈祖尾暎灯”，这两村的踩街队伍又汇入了莆田城区声势浩大的狂欢队伍中。

搭蔗塔

朱谷忠

故乡莆田，闹元宵从正月初三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二月初二才告落幕，堪称最长元宵节。其间，民俗活动规模大、参与人数多、仪式也多样，每天都有不同村庄、不同姓氏的人们以不同形式进行庆祝，诸如爬刀梯、挑花担、打铁花、闹花灯，可谓“十里不同风，一村一习俗”。

在我的元宵记忆里，父母的笑靥，孩童的欢娱，锣鼓的喧响，唢呐的吹奏，艺匠的唱彩，还有当地的十音八乐等等，都给我留下深切、难忘的印象。不过，小时候我最爱看的，却是故乡镇上延宁宫的搭蔗塔。

延宁宫建于1462年，规模宏大，富丽堂皇，现存建筑为清代结构，也是一座著名的妈祖宫。每年元宵临近，宫内便请来地方三四个能工巧匠，开始用精挑细选的甘蔗搭蔗塔。制作时，一个先将甘蔗去皮，一个用刀切成蔗节，随后精心挑选，放进大篾篓里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。另两人则或蹲或坐，接过递来的蔗节，全神贯注，先是铺成圆圈，再逐层相叠垒叠，渐高渐缩，往复循环。据说约需三天三夜不间断运作，才能搭成一座数百层的空心“灯塔”。后来我读初中的日子，还跟小孩挤在围观人群的间隙，看蔗塔慢慢增高；一眨眼，仿若塔身似有点摇摇欲坠，紧张得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。但师傅们却若无其事，不慌不忙，专心垒叠。最终我才知道，蔗节的蔗节黏性强，环环紧扣，中间圈压，细密匀称，坚牢不动。当然，最使我惊奇的是，那些师傅在塔身上，居然能用染红的蔗节，精心垒出“上元祈福”“庆赏元宵”等吉祥的字样，营造出美好和谐的节日气氛，令人过目难忘，赞叹不已。

与别处不同的是，延宁宫的元宵日为正月十五、十六两天。这两天，新一年的蔗塔就会如期现身。前来一睹为快的人流，可谓络绎不绝；而蔗塔也因独特的造形、精美的外观，寓意着吉祥、团圆和幸福，受到人们喜爱。那期间，宫里值勤的一些老人，总会热情地向外客介绍：延宁宫搭蔗塔的习俗起源于清朝，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。末了，还不忘念起前人耳口相传的一首诗：“截蔗作塔用心勤，如履薄冰层层叠。三日垒出玲珑态，庆赏元宵始成文。”短短四句，既描述了蔗塔垒搭的工艺之妙，又对塔面垒出祈福字样深表自豪。令人欣慰的是，“延宁宫妈祖蔗塔传统制作工艺”已被列入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若问，搭蔗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习俗呢？原来，民间有这样的传说：当年急公好义、见义勇为的民间女子“妈祖”，在一次夜间，为了拯救海难，竟焚屋引航，但只有少数归来的人。于是，她连忙带人砍下自家的甘蔗，搬来点燃。海上船只上的人见到火光后，奋力返航。因此，延宁宫才有了用甘蔗搭建“灯塔”来纪念妈祖的初衷。

还有一个故事，发生在民国初期，说是有一次台风突袭，沿海渔船尽数失踪。延宁宫有个老蔗工，人称谢阿公，他挺身而出，连夜带人砍甘蔗搭塔，据说3次倒塌3次重垒，最后用渔网固定塔身。黎明时分，塔顶燃起的火光竟真的引回7艘迷航的渔船。后来渔民们把这事刻在官庙的石碑上，碑文里那句“蔗火照归舟”，至今读来仍叫人眼眶发热。

一次元宵节前，我去延宁宫采访，遇见一个老蔗工的小孙女在宫里削甘蔗皮。年仅13岁的孩子手法娴熟，问起来才知，她从小就开始给爷爷削蔗皮。“爷爷说每根甘蔗都要挑笔直的，斜一点都不要，这样垒起来才稳当。”

驱邪镇妖、保佑平安，这正是对吉祥、平安与幸福最质朴的渴望。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那缓缓而来的彩架。彩架身披盛装，一袭青衣飘飘若仙，仿佛从天而降，又似自远古踏歌而来。一个彩架，便是一个传奇故事；一个故事，便是一出经典好戏。结枫为亭的传说，萧妃的温婉，陆秀夫的忠烈，蔡襄的才名，林兰友的风骨……其中那座以“蔡襄故里”为主题的彩架尤为惹眼，彩架前的人物身着官袍、手持书卷，身旁莆仙戏旦角扮相的人物亭亭玉立，背景绘着戏曲人物的布景鲜艳夺目，“忠国利民”的字样在灯影里格外鲜明。灯影流转间，《万安桥记》的文字依稀可辨，墨香似混着彩架的光影漫溢街。乡人围在彩架旁驻足凝望，在戏韵与流光交织间，重温枫亭先贤的过往，也把莆仙戏的独特韵味，蔡襄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一并融进了元宵的晚风里。

整支游灯队伍绵延长达一公里，灯式多样，琳琅满目，风格别具一格。其中，蜈蚣灯蜿蜒灵动，菜头灯造型别致，最具地方特色。它们以精湛的民间手工艺，展现着枫亭人的心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压轴登场的，是文艺表演方阵。舞蹈翩跹，旗袍秀典雅，跆拳道刚劲，滑稽小丑逗趣，双龙戏珠热闹……各类节目轮番上阵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。灯影随步履摇曳，鼓点与欢歌交融，整条古街彻底沸腾，那份炽热的喜悦，久久难以平息。

千年来，这一盏盏灯，凝聚了枫亭古镇人民的多少智慧和力量！那灯影里的蔡襄文化，早已与游灯习俗融为一体，成为古镇文脉的重要源流。我想，元宵游灯的习俗，传承的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节日文化，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与热切期盼，是对先贤风骨的敬仰，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。

一串灯影，勾勒出古街温馨的容颜；一轮圆月，点燃了古街浓浓的诗情。而那灯影月色里，蔡襄的墨香与风骨，早已随这千年灯火，代代相传。



▲师傅们用染红的蔗节，精心垒出“上元祈福”“庆赏元宵”等吉祥的字样，营造出美好和谐的节日气氛。

▲每年元宵临近，村里的能工巧匠们便开始用精挑细选的甘蔗搭蔗塔。

蔡昊 摄

如今，延宁宫用甘蔗搭建“灯塔”这一民间手工艺，依然在传承、延续。在延宁宫门口，有一副大红对联这样写道：“中华一绝，妈祖蔗塔，享文化遗产美誉；巧夺天工，天后橘塔，展民间艺术雄姿。”这条后联写到的“橘塔”，就是人们借助搭蔗塔的技巧，在另一边用柑橘堆叠成塔，互为对应，相映成趣，也凸显了搭蔗塔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，依然生生不息。

现在，每年元宵，一大早就有许多当地人或外地人赶来宫里观赏。而搭蔗塔这一习俗，也在众人的心里，早已顺理成章地增添了“日子节节甜，生活节节富”这一新的内涵，共同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国泰民安。

去年元宵节，我返乡时特意去延宁宫观看蔗塔。我发现，经过近年来民间能工巧匠的不断革新，现在的蔗塔是利用延宁宫中的天井，置一木制的八卦形底盘，然后用新鲜的甘蔗片在底盘上垒叠。整座蔗塔需要150多公斤甘蔗，叠好的蔗塔呈八角形，上下共365层，高4.2米，前面仍嵌“上元祈福”四字，后面则嵌一“囍”字，里面放置着彩灯，使塔身透出闪闪烁烁的七色光亮，分外迷人。据介绍，目前延宁宫只有5位老师傅会这项绝活。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一早上开始，他们就日夜轮班叠蔗塔，帮工的也要三五人，一直垒搭到正月十四傍晚才完成。

次日，正是元宵节，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”。许多人扶老携幼，从四面八方赶到延宁宫一睹蔗塔的风采。当晚，各个社区乡村的车鼓、腰鼓、十音八乐等民间文艺队也都赶来表演助兴。华灯竟处，月圆时分，回乡探亲的海外侨胞，对蔗塔更是情有独钟，百看不厌，纷纷用摄像机记录下宝贵的镜头，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。

微妙禅师朱耀源

朱开好

在清代闽中地区，有一位出身贫寒却最终成就一代宗师之位的传奇僧人。他就是俗名为朱耀源、法号微妙，被世人称作“和尚王爷”的西禅寺中兴祖师。这位从仙游枫亭寨走出的放牛娃，怀着赤诚的向佛之心，倾尽毕生精力弘扬佛法，以仁慈之心和精湛医术救济世人。他跨越僧俗两个领域，联通海内外，留下了一段跨越百年、至今依旧为人传颂的功德传奇。

微妙禅师，俗名朱耀源，号雪庵，生于清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于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7月20日圆寂，葬于福州怡山。他是仙游县枫亭镇和平村林宅朱氏开基祖朱远如（孝子公）长子爵士之孙，为高僧朱氏第30代裔孙。微妙禅师是清代闽中著名高僧、福州西禅寺中兴祖师、海外弘法的先驱。其一生的经历，从乡野牧童成长为禅门宗师，从重修古刹到远渡南洋，从深入钻研佛法到以妙手仁心济世，谱写了一曲出身平凡却成就非凡功德的生命赞歌。

朱耀源的人生起始于枫亭和平村的一户贫寒农家。幼年时家境窘迫，无力供他上学，年少的他便以放牛为生，终日与山野、田埂、牛群相伴。尽管身处乡间，目不识丁，但他天生具有慧根，心性纯良，与佛法有着不解之缘。每当放牛到宝福寺附近，他都会小心翼翼地牵牛拴在树下，轻手轻脚地踏入古寺，静静地聆听僧众诵经礼佛。在袅袅梵音中，年幼的朱耀源全神贯注，经文听一遍便能牢记于心，佛理的种子就在他心底深深埋下，逐渐生根发芽。乡间生活的清苦与山野环境的宁静，并未磨灭他向佛的心意，反而使他愈发坚定了脱离尘世、潜心修行的信念。

15岁那年，朱耀源向父母坦承了自己出家的志向，以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家人，辞别故乡，远赴福州怡山西禅寺，拜海贤和尚为师，剃度出家，法名微妙。自此，世间少了一位农家牧童，禅门多了一位修行弟子。出家之后，微妙禅师深知佛法博大精深，须通过刻苦修行方能有所证悟，于是前往鼓山涌泉寺，闭关苦修10年。10年间，他严格遵守戒律，清心寡欲，晨钟暮鼓为伴，青灯古佛为友，潜心研习禅理，精进修行不辍。日复一日地苦修，让他道行日深，禅心澄澈，为日后弘扬佛法、普度众生、复兴古刹奠定了深厚的根基。

后来，微妙禅师重返福州西禅寺。眼见这座千年古刹历经岁月风雨，殿宇倾颓，香火零落，心中顿生悲悯，立下复兴古刹的宏愿。为了复兴寺院，他不畏艰难，不辞辛劳，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毅然赴京，恭请皇家《龙藏》，为寺院增添了镇寺之宝。此后，从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至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他先后3次远渡南洋，足迹遍布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菲律宾等地，向海外华侨募化善款。远渡重洋的风浪、异国漂泊的艰辛，未曾动摇他的初心。海外侨胞见他赤诚佛心与兴寺善举善感动，纷纷慷慨解囊，鼎力相助。

凭借四方善款与一己心力，微妙禅师主持重修西禅寺，先后复建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法堂等核心建筑，雕梁画栋，重塑金身，让这座荒废多年的古刹重焕荣光，香火鼎盛，再度成为闽中声名远扬的佛教丛林。因其中兴西禅寺的功德，微妙禅师被誉为西禅寺第53代中兴祖师，名垂禅林。

功成于外，不忘故土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微妙禅师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和平村，见宝福寺年久失修，当即发愿修葺。他四方奔走募捐，不仅修复寺院殿宇，还悉心募化铸造一口铜钟，钟身镌刻“比丘微妙敬募”字样，铭记其护持家乡古刹的善举。这口铜钟历经风雨，至今仍完好保存于宝福寺中，钟声悠悠，诉说着禅师的无量功德。

微妙禅师不仅佛法造诣高深，还精通岐黄之术，心怀济世救人的仁爱之心。在远赴南洋募化期间，他不忘精进医术，拜访名医之后，潜心钻研医理，广泛汲取各家之长。学成之后，无论身处寺院还是乡野，他都免费为百姓诊治疾病、施药救人，足迹所至，惠及无数贫苦民众。他医术精湛，常常妙手回春，拯救了众多生命，其仁心善举传遍四方，声名远扬至京城皇室。民间相传，当时太后久病不愈，宫中御医无计可施，听闻微妙禅师医术通神，特下旨召他入宫诊治。禅师凭借精妙医术精心调理，太后不久便康复如初。皇室感念他的救命之恩与卓越功德，对他敬重有加，光绪皇帝御书《药师经》一部，特许他自由出入宫禁，给予其如同王爷般的礼遇。“和尚王爷”这一尊称，自此在民间代代相传，成为百姓对他最诚挚的敬仰。

此外，史传咸丰年间（1851—1861），咸丰皇帝也曾御赐《金刚经》给微妙禅师，以彰显他的佛法修为与佛门声望，足见他在当时僧俗两界的崇高地位。

微妙禅师一生，虽无王侯之爵，却有王爷之尊；虽出身布衣，却成佛门宗师。他的事迹，不仅在民间口口相传，更被记录于史料之中：清代名医陆钧在《榕城屿志略》里，明确记载了微妙法师三次前往榕城屿筹集善款、兴建寺庙的史实。这也印证了他远赴南洋弘扬佛法、募集善款的不朽功德。禅师座下的贤惠、性慧二位法师，秉承其遗志，继续在海外弘扬佛法。他们在新加坡创建了莲山双林寺，在檳城创建了竹林双庆寺，将西禅寺的法脉远播至海外，让这两座寺院成为西禅寺的海外分院，至今仍尊奉西禅寺为本山祖庭。如今在福州西禅寺内，留存着诸多南洋信士捐赠的楹联石柱，这些皆是微妙禅师当年在海外弘法、联结侨胞的珍贵遗存，见证着那段跨越山海的佛缘佳话。

从枫亭寨林宅山野的放牛娃，到中兴千年古刹的禅门宗师；从潜心修行的苦行僧，到远赴南洋的弘法先驱；从精研佛法的高僧，到妙手济世的医者，微妙禅师朱耀源以一生的修行与善举，深刻诠释了佛门弟子“弘法利生、普度众生”的真谛，受到后人的敬仰与缅怀。

古街里的灯影

李新霞

女子鼓车队雄壮有力的鼓点，队伍昂首阔步，迈着矫健步伐，走出了枫亭人的豪迈姿态，也走出了古镇的独特风采。

紧接着，仪仗方阵缓缓而至。大红灯笼高挂，彩旗、宫旗、圣旗、圣牌次第排开，队伍踏着整齐鼓点，尽显庄重大气。灯架方队更是流光溢彩，耀耀夺目。宣传彩车、非遗展示、琴棋书画主题灯组错落其间，就连扫黑除恶、移风易俗、禁毒宣传等时代议题，也化作灯架上的鲜活图景。其灯具制作、彩绘工艺、场景设置，皆紧跟时代步伐，映照社会风貌，贴近百姓生活。每年灯架花样翻新，争奇斗艳，将节日的氛围烘托得愈发绚烂热烈。

舞狮队紧随其后，跃入众人视野。作为百兽中的吉祥至尊，狮子形象雄俊，自带威严勇猛之气；舞狮人则头戴大头佛面具，身披阔大长袍，身姿高大雄伟，气宇轩昂，透着一股神不可侵犯的气场。元宵佳节的舞狮表演，象征着勇敢与力量，人们相信它能

驱邪镇妖、保佑平安，这正是对吉祥、平安与幸福最质朴的渴望。

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那缓缓而来的彩架。彩架身披盛装，一袭青衣飘飘若仙，仿佛从天而降，又似自远古踏歌而来。一个彩架，便是一个传奇故事；一个故事，便是一出经典好戏。结枫为亭的传说，萧妃的温婉，陆秀夫的忠烈，蔡襄的才名，林兰友的风骨……其中那座以“蔡襄故里”为主题的彩架尤为惹眼，彩架前的人物身着官袍、手持书卷，身旁莆仙戏旦角扮相的人物亭亭玉立，背景绘着戏曲人物的布景鲜艳夺目，“忠国利民”的字样在灯影里格外鲜明。灯影流转间，《万安桥记》的文字依稀可辨，墨香似混着彩架的光影漫溢街。乡人围在彩架旁驻足凝望，在戏韵与流光交织间，重温枫亭先贤的过往，也把莆仙戏的独特韵味，蔡襄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一并融进了元宵的晚风里。

整支游灯队伍绵延长达一公里，灯式多样，琳琅满目，风格别具一格。其中，蜈蚣灯蜿蜒灵动，菜头灯造型别致，最具地方特色。它们以精湛的民间手工艺，展现着枫亭人的心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压轴登场的，是文艺表演方阵。舞蹈翩跹，旗袍秀典雅，跆拳道刚劲，滑稽小丑逗趣，双龙戏珠热闹……各类节目轮番上阵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欢呼声浪一阵高过一阵。灯影随步履摇曳，鼓点与欢歌交融，整条古街彻底沸腾，那份炽热的喜悦，久久难以平息。

千年来，这一盏盏灯，凝聚了枫亭古镇人民的多少智慧和力量！那灯影里的蔡襄文化，早已与游灯习俗融为一体，成为古镇文脉的重要源流。我想，元宵游灯的习俗，传承的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节日文化，更是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追求与热切期盼，是对先贤风骨的敬仰，是对文化根脉的坚守。



翻开历史文化长卷，于千年古镇烟火处，寻一寸摇曳的灯影。千年古镇年味浓，最是元宵游灯时。枫亭元宵游灯始于宋代，迄今已逾千年。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每年正月，游灯自然成了千年古镇的重头戏。农历正月十三日起，至十七日结束，昼有巡游，夜有游灯，连续五天五夜，古镇之内鞭炮齐鸣，火树银花，热闹气浪直冲天霄。

这一习俗从古至今绵延不息，而其中最富魅力的，当属正月十五的游灯夜。当夜幕降临时，古街之上锣鼓喧天，唢呐齐鸣，游灯队伍拨开攒动的人群，似从千年时光中穿越而来，点亮整片星河。开道车队率先登场，浩浩荡荡，威武霸气。大牌、大金、吹号、彩车、照灯……伴着